

人工智能创作“撞脸”频发——

激发活力不能以侵权失序为代价

于文

对新大众文艺而言,真正的挑战不在技术本身,而在于能否在新的创作实践中形成清晰的规则与共识,实现对创意的保护与对人的尊重并举

需要注意的是,这类技术滥用的影响不止于个人权益层面。高度逼真的“换脸”“仿声”内容还可能被用于身份冒用、网络诈骗等违法行为。当眼见未必为实,公众将难以判断网络内容的真实性,进而引发信任危机与伦理失范,影响正常的信息传播秩序。

因此,建立新的“创作素材”使用秩序,成为新大众文艺发展必须过的一道关。事实上,围绕这一问题,相关行动已经开始。今年年初,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开展专项治理,清理了数万条AI“魔改”违规视频、处置了相关账号。不久前,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发布严正声明,针对AI“换脸”“仿声”等侵权乱象,明确相关行为的法律边界,并要求平台强化审核和授权机制。相关秩序建设正逐步走向制度化、规范化。

然而,从现实情况看,问题的治理并不简单。人工智能不仅改变了创作手段,而且重构了文艺生产的底层逻辑,亟须在创作活力与权利保护之间找寻平衡。

一方面,从未来趋势看,使用他人形象、声音进行AI再创作并不是简单的“盗用”。在合法授权的前提下,它也代表着一种新的创作方



式:人的外貌、声音乃至表达风格,转化为可反复使用的创作资源。相较于依赖演员在特定时空完成表演的传统模式,AI创作可以让更有价值的人格要素在不同作品之间灵活运用,从而突破时空限制,提升创作效率,并拓展文艺表达的可能性。因此,破解这一难题不在于简单禁止或放任,而在于规范使用边界。

另一方面,平衡与兼顾并非易事。首先,侵权判定更加复杂。现实中,不同的人的外貌和声音本就可能相似,不能只因为“有点像”就认定侵权;但如果生成内容“像到一定程度”,足以让公众明确联想到某位具体的人,并产生类似“使用其形象”的效果,就可能构成侵权。如何在“无意相似”与“恶意侵权”之间划清界限,是实际判断中的难点。其次,责任结构也更加分散。在AI生成内容的过程中,从数据采集、模型训练到内容生成和平台传播,涉及多个环节共同参与,使得责任认定不再对应单一主体,治理难度进一步加大。例如在实践中,一些制作方以“AI生成”为由,掩盖故意利用他人形象博取流量的动机。

更值得关注的是,合规使用成本与AI创作效率之间的落差越来越大。人工智能让“用他人的外貌或声音演绎新的内容”变得轻而易举,但创作者如果想合法合规获得授权,却往往要面对信息不对称、流程复杂等现实障碍。当合规成本明显高于制作成本时,创作往往要在“侵权擦边”与“放弃创意”之间被迫抉择。

因此,问题的关键在于让“合规使用”本身变得可行:既要通过更便捷的授权机制,让创作者更容易合法使用素材,也要借助人工智能手段提升匹配效率,从传统的一对一授权模式走向更加集约化和智能化的授权机制,激发更为多元的表达与创意;同时,还需要强化创作中的伦理意识,使创作者自觉尊重他人的形象与名誉,即便获得授权也要避免歪曲与损害他人形象,实现“可用”与“善用”的统一。

对新大众文艺而言,真正的挑战不在技术本身,而在于能否在新的创作实践中形成清晰的规则与共识,实现对创意的保护与对人的尊重并举。只有在规范有序的环境下,人工智能对文艺生产的赋能才能转化为强劲而持久的创作活力。

(作者单位: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(出版学院))

锐见

话题可以制造流量入口,但好内容才是综艺对冲碎片化浪潮、重建自身独特价值的合理路径

曾于里

直播能盘活综艺吗?

据统计,2026年第一季度全网排名前20的综艺累计正片有效播放量同比下降12%。近几年,综艺市场略显疲软:一方面,短视频和短剧抢占着用户时间;另一方面,“综N代”牢牢把持头部流量,但观众也对同质化节目模式感到厌倦。近日,已播出七季的《乘风2026》以全直播形式新颖亮相,迅速“霸榜”热搜,这是综艺“逆袭”的信号吗?

从形式上看,直播确实和经过剪辑的录播很不相同。直播的实时性意味着观众与舞台之间没有了剪辑的缓冲,评委的一句话、选手的一个失误、现场的一次突发状况,都制造了录播无法复制的戏剧张力,也能在瞬间发酵为热搜话题。不过,直播的短板同样不容忽视。最大的硬伤是时长失控——一场公演上下两期合计七八个小时,有效内容被稀释,大量镜头被冗长的过渡和无效互动填满。在时间格外珍贵的今天,这种低信息密度的超长待机,容易透支观众的耐心。与此同时,直播也把节目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毫不掩饰地摆上台面——节目比拼的到底是实力还是人气?一个全程走调的表演能让选手拿下个人票数第一,而一些唱跳俱佳的选手反而在淘汰边缘徘徊,这可能让“竞技”本身成为一个伪命题。

说到底,直播解决的只是“观众怎么看”的问题,没有触及“观众看什么”的根本。形式重复、标准模糊、价值悬浮,这些“综N代”的沉疴并不会因为镜头切换成直播信号就自动痊愈。热搜上得再热闹,有多少观众会因此真正打开综艺的正片?更值得警惕的是,“热搜即胜利”的想法,有可能误导行业的创作取向——忙着制造争议话题、收割即时热度,综艺陷入“越没观众越炒话题、越炒话题越没人看”的恶性循环。

跳出一档节目的得失,综艺行业需要回答一个更朴素的问题:能留住观众的核心能力究竟是什么?一些不靠话题、不靠争议的原创新综艺反而给出了答案思路。“情绪疏解”是综艺的重要功能,在快节奏、高压力的当下,观众需要通过综艺获得纯粹的快乐,释放内心的忧虑,这是主打“松弛感”“熟人局”的《快乐再出发》《现在就出发》能够脱颖而出的原因。情感连接的建立,则让观众在节目中看到自己、找到共鸣,比如《种地吧》对泥土的亲近、对播种与收获的敬畏、对乡村慢节奏生活的向往,击中了都市年轻人被钢筋水泥包裹已久的内心,让一档档节目成了精神食粮。更进一步的精神触动,需要综艺跳出单纯的娱乐属性,承载一定的价值引导功能,比如《声生不息·大湾区季》让观众在歌声中完成了“文化寻根”与“精神归家”的双重体验,实现从个体怀旧到集体共鸣的升华。

综艺的价值,并不取决于热搜榜上的瞬时喧嚣,而取决于能否为观众带来真正的快乐、温暖和启发。话题可以制造流量入口,但好内容才是综艺对冲碎片化浪潮、重建自身独特价值的合理路径。这个道理并不复杂,却是行业在追逐话题数据的惯性中最容易遗忘的常识,也是综艺走出当下困局必须回归的原点。

再跟随戏剧节奏,而是进入生理节奏的共振,把对情节的认知、人物的共情,化为自己直接的感受。

与前作和曹禺的原作相比,中戏版取消了生活的细节,用身体抽象出每个人的境遇,但并没有将人推到《等待戈多》式的旷野。隐身的是周公馆的物件、日常,不是生活本身。周冲、四风被雷电击倒,从倾斜的桌面缓缓滑落。这是一个具有展示意味的经典情节,但它在桌面发生的事实也在提醒我们,这一切不仅在舞台上,也在生活里。

观众看到头顶悬着的不知何时落下的东西,脚下不知如何走出的来回,不是命运,而是处境,与世界、与他人、与自我。然而,这种基于形式的改编,在观众多为业内人士的校园剧场内无疑是有效的。当它走出学院,面对并不熟悉曹禺文本、无法自动补充情节信息的普通观众时,这种知觉层面的冲击是否足以跨越经验经验的缺失,建立起更广泛的公共联结?这或许是该剧版《雷雨》从实验走向大众的下一步课题。

话剧《雷雨》剧照

资料图片

经典重排,《雷雨》又至

袁媛

4月,话剧《雷雨》又至。这次是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演出的中戏版《雷雨》。经典重排,难点总在于当代化,尤其是《雷雨》。前几年曾多次发生观众看《雷雨》笑场的情况,这向创作者释放了一个信号:经典改编需要与时俱进,同时此地的观众对上话。深植历史情境中的身世、伦理矛盾,早已不能令观众惊悚,演员一遍遍故作惊悚,只会令观众专注于与现实的落差。将《雷雨》排作情节剧,或许不是好走的路。

中戏版《雷雨》选择的路径,是将叙事重心从情节转移到物和人。舞台上,30年前的老家具、鲁侍萍的旧房间,悬在半空。实实在在的木头和重量,随时可能下落,介入剧里的生活,或砸碎它。舞台背景,尽是门框,这户人家从来没有封闭,外人凝视,外来者走入,秘密永远漏着风。周公馆就这样在2026年,打开了自己的大门。观众不再隔墙窥视,每一位角色都走上台前,面对观众讲述自己的故事。

繁漪不是阁楼上的疯女人,她内心的纠结与压抑,化为舞台上的身体动作。从背面看去,沙发仿佛一具棺材,包裹着繁漪与周萍的爱意;关系破碎后,沙发移正,回归休憩之

所,繁漪独自挣扎。鲁大海是最想改变现有格局的人,他要反抗资本家周朴园,也要反抗抛弃他的父亲周朴园。他的不甘不妥协,表现在竭力推动沙发,仿佛西西弗斯在推动石头,不肯停息,声音大到甚至对表演造成干扰,但这又何尝不是用听觉揭开周公馆秘密的新颖表达?

人物身体,从舞台设计开始,便在两个方向延展。垂直方向上,头顶的家具像是命运、历史;水平方向上,他们只能走来走去,纠结纠缠。这一空间结构,使人物同时承受过去的审判和现实的包围,于是整部剧呈现出一种不寻常的节奏:高亢、低落、高亢、低落。视觉上,垂直压迫,行动上的无效往复,让观众不



资料图片

歌声,炽热有光

观电影《阳光女子合唱团》

赵丽

如果阳光有声音,定是她们的样子。近期,打破中国台湾地区影史票房纪录的电影《阳光女子合唱团》在大陆上映,引发关注和讨论,国办发言人张晗对此表示,“我们一贯支持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,欢迎台湾影视业者为两岸同胞提供更多优秀作品”。

影片历经3年田野调查创作而成,将救赎与成长命题藏进一个特殊的合唱团的歌声里,给观众带来温暖和治愈。

故事缘起于主角患癌。她因失手犯下罪行而入狱,并生下女儿芸熙。可芸熙因早产患有弱视与白内障,患癌忍痛决定让她离开自己,获得更好的治疗。同时,她发现女儿对音乐有着天然的爱,于是一个愿望在心底生根:组建一支合唱团,通过歌声为女儿留下珍贵的记忆。

这个念头,为这样一群特殊的人,推开一扇通往阳光的门。但合唱团的组建并非一帆风顺:指挥玉英奶奶曾是红极一时的歌星,因过往经历再也不敢开口唱歌,叛逆少女刘宥芯浑身是刺,“大姐头”王美丽表面强悍,内心孤独……每个人都有被撕裂的缺口,缝合这些缺口便成了组建合唱团的关键。玉英奶奶把大家召集在一起,讲述自己的过往。有了信任的基础,成员们一遍又一遍的合唱中,渐渐放下防备、彼此靠近。影片通过三组女性关系,写尽母爱百态:玉英奶奶被迫辜负女儿,患癌无法陪伴女儿,宥芯从未拥有母爱。三人在合唱团里彼此治愈、互为支撑,这份跨越血缘的联结,为影片铺就了温暖向上的底色。

饰演患癌的演员陈意涵,以颇具生活化的演绎与沉浸式的情感表达,塑造出一位绝境中仍拼尽全力为孩子留存温暖的母亲形象。尤其是与女儿被迫分离的重头戏,无声的颤抖、强忍的热泪与细微的肌肉抽搐,将那份椎心之痛传递给观众,成为影片戳中泪点的关键桥段。

但影片的主要艺术矛盾也源于此。为了服务强煽情的叙事诉求,情节铺排带着近乎工业流水线般的精准设计,人物塑造也陷入非黑即白的简化。善恶分明的叙事逻辑,引导观众进行无保留的单向情感代入。诚然,这样的手法能迅速“定制”泪点,完成情绪的高效宣泄,却也让角色失去了本应有的复杂性或多面性,难以给观众更持久的思考与回甘。

片中,“合唱”是对角色互助与成长过程的完美隐喻。合唱时,每个人发出不同的声音,最终交融成一个和谐的整体,这恰如现实中极有“英雄拯救”的戏剧性场景,更多是一群各有伤痕的人在一起,而后发现“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”。合唱团的第一次排练必然是难听、混乱、参差不齐的,而“和谐”正是在这份混乱中慢慢生长。影片没有将“互助”拍成英雄主义,只是让角色们因同唱一首歌,慢慢感受生活中的点点微光。

患癌为女儿唱出的歌声,终究化作照亮自己与他人的光。成员们用合唱证明,破碎的过往并非人生的终点,只要敢于直面,散落的碎片终究能拼出更好的人生。这也正是《阳光女子合唱团》最动人的内核:无论身处何种低谷,只要有光,便有勇气直面过往,也有信心迎向未来。



本版邮箱 wenyipi@peopledaily.cn 本版责编:张明瑟 版式设计:沈亦伶

让国风音乐汇成文化江河

李建军

艺海观澜

演技综艺《无限超越班》(第四季)——把“高光”打在选手身上

近日,演技综艺《无限超越班》(第四季)以“不设限,才无限”主题回归,主打青年演员通过“无限片场”磨炼演技,助力业界挖掘有潜力的新人。立意很好,但从实际呈现来看,内容编排和考核标准值得探讨。

学员过往的经历和“伤疤”,导师的争论和锐评,似乎成了更吸引人的“正片”,青年演员的成长弱化成“背景板”。而各有所长的选手,被打包进同一个表演体系内,由几分钟的即兴片段一决高下。这一考核方式固然充满综艺感,能吸引眼球,但只考验临场应变能力,对进入角色虽慢却能深度表现角色的选手有失公允。表演是一门需要时间沉淀



演技综艺《无限超越班》(第四季)海报

看台人语